

一部尘封已久的《显佑宫秘笈》

一场波澜壮阔的人生

一段金戈铁马的历程

程奎 著

皇太极

第二卷 天聪汗

全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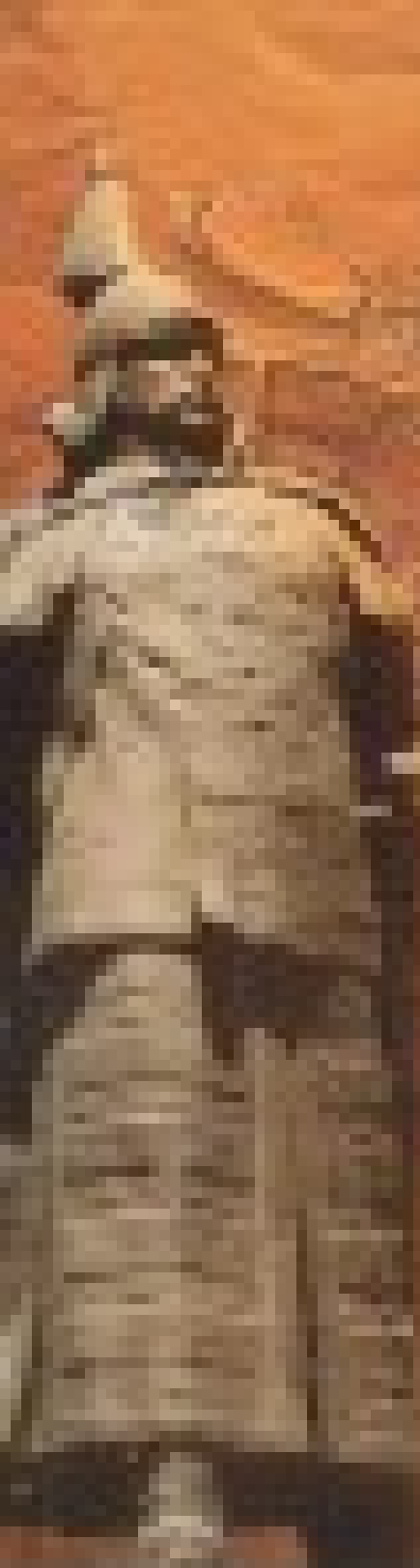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CHINA CORRESPONDENCE UNIVERSITY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
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道法自然
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

程奎 著

皇太极

全传
第二卷 天聪汗



万卷出版公司

第三十一回 宁完我平步青云 擢功臣暗中分权

显佑宫秘笈载：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一，八阿哥登基大典于大政殿举行。大典中，擢汉人奴隶宁完我为巴克什，满朝愕然。又擢纳木泰等十六人为佐政大臣，巴布泰等十六人为驻兵大臣，实为分三大贝勒之权，乃宁完我之计也。

努尔哈赤于八月十一日驾崩，八月十四日便开始下雨，八月十五本是中秋月圆，可秋雨绵绵，月圆之夜阴风瑟瑟，冷雨凄凄，为国丧平添了几分悲凉。

八月十七是国丧的第一个七天，皇太极昨天已通知各大贝勒，于今晨齐聚于大政殿，为父汗烧“头七”。一大早，他便早早来到殿中等候。众人陆陆续续到了，可三大贝勒却迟迟不见踪影，皇太极脸上露出一丝不快。

岳託出列奏道：“汗王，我阿玛于八月十五开始发烧，至今未愈，不能参加祭祀，特命侄儿告假。”

皇太极应了一声，未说什么，心中却想：二哥也真会病，单单挑这么个重大场合病，这不是给我难堪吗？他问正蓝旗和镶蓝旗的大臣们：“二大贝勒和三大贝勒为何未到？”

两家大臣都说不知，皇太极强压着火：“如此重大祭日，两大贝勒岂能无故缺席？还不快快去请。”

去请的人很快回来了：“二大贝勒和三大贝勒昨天喝醉了酒，至今未醒，今天来不了了。”皇太极脸一沉：国丧之日，我已明令禁酒，你们不但纵酒，还因此误了父汗的头七。不孝若此，吾岂能容你们？他刚要发作，范文程站了出来：“时辰已到，请汗王祭祀。”

皇太极猛地醒悟过来，范文程这是在提醒我，现在我已不是一个旗主贝勒，而是一国之君了，万不能因一时的冲动而得罪这两位权贵。他叹了口气：



“好吧，咱们走。”

天气再加上“人气”，皇太极的心情十分低沉，在父汗的灵前，他痛哭失声，心存万千情结，想到父汗平时对自己的爱抚，想到父汗为了能让自己顺利继承汗位的良苦用心，想到眼下独撑局面的艰难，又想到今天三大贝勒共同发难，自己却奈何不了他们的尴尬局面，越哭越伤心，几近昏厥。岳託、萨哈廉等人只有再三相劝。

回到宫中，他掂量着今天的事情：烧头七是大祭，三大贝勒同时托故不来，事情相当严重。莫非我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，得罪了三位兄长？他认真地回忆着自己的一言一行：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近些天来，对三位兄长尊重有加，绝无失礼之处。那么他们是合谋好了，想另立新汗？不，不可能，眼下绝无这个可能。四小贝勒和各位不主旗贝勒以及众大臣绝不会答应他们，况且，从岳託和萨哈廉今天的态度，也看不出丝毫迹象。二哥既然主动拥戴了我，断不会和阿敏、莽古尔泰搅在一起，也许二哥是真病了，他毕竟命岳託告假了嘛。也许今天的事纯粹是个巧合。但阿敏和莽古尔泰实在是太不像话了，父汗尸骨未寒，他们就敢纵酒作乐，既无臣子之心，又无人子之情，天理难容。他气得一拍桌子：“哼！他们根本就没将我这个新汗放在眼里，迟早有一天，我要让你们尝到今天所为的严重后果！”

他想起了父汗的话：朕相信你，大金国中也只有你能驾取得了这个复杂局面。他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自嘲地笑了：一切才刚刚开始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想到这，他吩咐道：“走，去大贝勒府。”

代善真的病了，听说皇太极前来看望，急忙从炕上坐起，想下地迎接新汗，但皇太极已跨进了内室门槛：“二哥可好些了？”皇太极走近炕沿，将正要下地的代善搀住，扶着他继续躺下。代善几分感激中又有几分愧赧：“父汗下葬后，我就病倒了。大概是连日来连急带累所致。也怪了，哪有八月十五还有一个劲下雨的，听岳託说，昨天晚上还飘了雪花，父汗驾崩，天地为之悲哀。今天是父汗的头七大祭，我这个当儿子的却不能尽孝，父汗在天之灵有知，一定会怪罪的。”说着竟流下泪来。

皇太极道：“二哥不必过于自责，将养身体要紧，御医怎么说？”他问身旁的岳託。

岳託答道：“御医说是偶感风寒，病在浮表，用几服解表药，发几次汗

就好了，请八叔放心。”

代善气得“哼”了一声，岳託急忙改口：“汗王，今天我阿玛烧得非常厉害，直说胡话。”

皇太极“噢”了一声，看来是错怪二哥了。

代善问道：“听说阿敏和莽古尔泰也没去，说是喝多了？”

皇太极点点头，没说什么。代善道：“这可叫无巧不成书，三个大贝勒一同不参加大祭，这叫臣工们看了作何猜想？身为大金国的大贝勒如此不顾大体，愚蠢！荒唐！我身体好些一定要狠狠斥责他们。”

“二哥，这件事很严重，百姓之家烧头七，老老少少一个也不会少，而大金国烧头七，三位大贝勒一个也没去。对重大场合我们兄弟几人的举动，群臣十分关注，他们往往从中能看出些门道，今天这个场景一定会引起大臣们的种种猜测。我担心今后大臣们将无所适从啊。”

“没那么严重吧？”代善表示怀疑。

“二哥，你是一个臣子，遇到了这样的事会怎么想？”

代善反问：“会怎么想？”

“最起码会想，这哥四个，整不到一块去，新汗不过是个空架子而已。”

“嗯，汗王说得有理。但你不必担心，莽古尔泰这个人心直口快，不拘小节，咱们兄弟中就数他贪杯，肯定是喝醉了，否则他不会不去的。即使他不敬你这个新汗，也得注意自己的名声。我料他醒酒后一定会到你那儿赔礼道歉。至于阿敏，咳，算了吧，父汗生前对他是投鼠忌器，对他，咱们还是宽容些吧。”

哥俩正唠着，就听门外大声嚷气地嚷道：“我那汗王兄弟是不是上这来了。该死，昨天晚上喝多了，误了大事。”

代善道：“怎么样，叫我说着了吧，他是来负荆请罪的。”

皇太极无可奈何地一笑：“这个愣头青。”

莽古尔泰直入屋内：“汗王果然在此，哥哥前来赔罪。”他打千便跪。

皇太极急忙搀扶：“五哥，这是何苦，快快请起。”

“国丧之日我违禁喝酒，误了烧头七，用范文程的话说叫罪莫大焉，哥哥理当赔罪。”

代善躺在炕上，此时已觉得好了许多，他指着莽古尔泰：“你呀，平时什么都明白，一喝上酒就迷糊了。八弟刚刚即位，我们既然是真心拥戴，就



应该全力支持。今天的事，后果非常严重。咱们三个大贝勒一个也没去，大臣们不乱猜一气才怪呢。你既然要赔罪，就到大政殿赔去，以示我们兄弟间的团结。”

莽古尔泰想了想，十分不情愿地道：“我没想那么多，真是喝多了，既然如此，我照办就是了。”

皇太极道：“算了，赔什么罪，以后少喝点酒就什么都有了。不过，这件事必须在公开场合讲一讲。”

莽古尔泰连忙谢恩：“只要不让哥哥当着众大臣掉份，汗王怎么讲都成。”

代善见状笑了笑：“便宜了你这个愣头青。汗王，登基大典一事预备得如何？到底定在哪天？”

“天公不作美，一直不晴天，因此尚未定下来。”

“是啊，登基大典，事关国运，一定要选个大吉大利的日子才行。”

站在一旁的萨哈廉，回过头问身边的一个阿哈：“宁完我，你看大典定在哪一天为宜？”

皇太极和莽古尔泰同时吃了一惊：这么大的事情萨哈廉竟问及一个奴才，真是匪夷所思。

那个被称作宁完我的，不卑不亢，从容答道：“奴才以为定在九月初一为最好。”

莽古尔泰正要喝斥，萨哈廉却鼓励道：“你倒是说说看，为何要定在九月初一？”

宁完我这才跪下奏道：“九者，天之数也，因此，古有九天之称谓。九天者，天之中也，九在易经中为阳爻，为乾，为大吉之数。帝王所居之数为九，所谓九五之尊是也。我大金国新汗即位，非九不能显其贵，扬其圣。而一者为万数之首，为万事之起点，亦大吉之数。九月初一象征我大金国将为天下之中，象征我大金国事业蒸蒸日上，九月初一乃大吉大利之数也。”

皇太极被宁完我的一番数术之论所打动，顾不及他的身份了：“要是九月初一还下雨呢？”

宁完我十分肯定地回答：“不可能，奴才平日喜观天象，这场秋雨顶多再下半天，今晚必晴。从明日起，半月之内不会再下雨。”

“你敢肯定？”

“奴才愿以项上人头担保。”

皇太极仍是十分的不放心：“真的有万一呢？”

“万一九月初一有风有云，改在九月初五亦可。但奴才敢断定不会出现这个万一。”

皇太极大喜：“好，就依你说的办，登基大典定在九月初一。”皇太极回过味来，“萨哈廉，这个宁完我什么时候归的金？”

“回汗王，天命十年时，我在阿哈中发现他精于算术，二三百的一大群人，顷刻间便能点得清清楚楚。侄儿奇之，他说此为韩信乱点兵之术。侄儿试之再三，确无差错。于是将其收在身边作为包衣，现随侄儿左右，帮助侄儿处理公务。”

皇太极不住地点头，他仔细打量着宁完我，只见其身材魁梧，天庭饱满，大约有二十四五岁，虽身着布衣，却透着一股高雅之气：“宁完我，归金之前你有无功名？”

宁完我叩拜道：“奴才是个举子。”

“好嘛。”皇太极笑了：“谁说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？这不就漏了吗？当初，先汗对你们这些秀才举子是严厉了些，但正是你们这些人闹得最欢，不过，先汗对主动来归的读书人一律委之以重任嘛。”

宁完我跪在地上连声说是。皇太极道：“好了，起来吧，跟我回宫，我要好好考问你一番。”他对萨哈廉道：“这个宁完我就交给我了，你可舍得？”

“舍不得，但汗王所用是为了国家，侄儿舍不得又能怎样？”

皇太极微微笑道：“好，回头我再赏你二十名阿哈聊作补偿。”他再次叮嘱道：“二哥，你要好好将养身体，有时间我再过来看你。五哥，你在这多陪陪二哥，我先走一步。”说罢，起身而去。

宁完我站在那里看看萨哈廉，又看了看代善，一脸的茫然。萨哈廉道：“还愣在这干什么，快随汗王去呀。”

宁完我热泪盈眶，他再次跪倒，给代善父子磕了个重重的响头，起身快步追上了皇太极。

努尔哈赤的梓宫入殓后，有人建议皇太极迁入汗王寝宫，皇太极没答应，大妃缢死于此，此宫怨气必重，还是暂居我的贝勒府吧，他打算明年将贝勒



府扩建成新汗王宫。

宁完我跟在皇太极身后，思考着如何面对汗王的考问。对这样的考问他有准备。中了举人后，下一步就是考进士，一旦高中，就要上金殿策试，师傅在策试方面，对他进行过专门训练，如礼仪、心态、举手投足等等，所以适才在大贝勒府时，他才显得较为从容。进入寝宫，宁完我注意到这里和大贝勒府一样，都是口袋房，通长的南北两个大炕，西边是一间内室，南炕上有两伙女人正在抓嘎拉哈，大概是汗王的妃子们吧。皇太极直接进入西边的寝室，一个侍卫伺候着皇太极更了衣，皇太极道：“宁完我，进来吧，坐在这说话。”他指着炕沿边的一个马杌子。几位侍卫大吃一惊，一个陌生的阿哈能进入深宫，已是怪事，又蒙汗王赐座，实在是破天荒的事。顿时，他们对宁完我刮目相看，一个侍卫殷勤地为宁完我拂了拂马杌上的浮尘：“先生请坐。”皇太极满意地一笑，宁完我却打千跪倒：“奴才身在隶籍，岂敢在汗王大内中乱坐，这万万使不得，奴才就在这站着回话。”他站起身，规规矩矩地立在地当中。

皇太极道：“也罢，你就站着说话。我来问你，殷商武丁时有个叫傅说的，是个筑墙的奴隶，后被擢为宰相，是吧？”

“汗王精于汉学，果然是博大精深。傅说乃殷商武丁时傅岩之地的奴隶，后成一代名相。其为奴也，不过是上苍对他的一种折磨，奴才岂敢望其项背？”

皇太极道：“尔之数术一番宏论，语惊四座，安知不是本王的傅说？这是内室，他们都是本王的心腹，你尽可畅所欲言。你既是个举子，诸子百家六艺之书，必是都读过的，文程先生入金时不过是个廪生，还算不上个功名，你应为大金的大学问者。”

“奴才不敢当，文程先生乃名人之后，最早投奔大金，现已是国家栋梁，吾等学子无不对其敬慕之至。”

“你可曾见过文程先生？”

“见过，但只是仰望而已。”

“以后怕是要天天仰望了。我来问你，你对今天三大贝勒不参加祭拜一事如何看待？”

宁完我心中一震：此事涉及天家骨肉，手足之情，叫我如何回答。他沉思片刻，决定以实回奏，否则汗王必定以为我是个圆滑胆小平庸之辈，到手

的机会也许就永远失去了。说，大胆地说，若一言中的，或许真的能成为大金国的传说，他决定冒一次大风险：“汗王，请恕奴才无罪，奴才方敢直言。”

“你但说无妨，我不怪罪你。”

奴才以为：“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，大金国三大贝勒与汗王同坐受拜，此亘古之奇闻，祸乱之源也。二大贝勒三大贝勒纵酒而不赴大祭，此乃分庭抗礼之萌芽，久之必至分裂，汗王应有所戒备才是。”

此语大出皇太极所料，他没想到一个阿哈竟敢如此单刀直入，他注视着宁完我，宁完我十分从容，像是说了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。

“此人好胆量，想他人之不敢想，言他人所不敢言，是个人才。”皇太极不动声色地问道：“依你之见当如何处置？”

宁完我从皇太极的话音中，听不出是怒是喜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汗王未发火，起码说明汗王未反对。他索性将话一直说下去：“依奴才之见，当以两个字处置。”

“哪两个字？”

“一是敬，二是分。”

“如何敬，又如何分？”皇太极追问道。

“所谓敬，三大贝勒均为汗王的兄长，功勋卓著，手握重兵，切不可轻易开罪之。然而敬之同时还要分，所谓分，即分其权。不能让各大贝勒与汗王平起平坐，不允许他们各自手握重兵。君就是君，臣就是臣，所谓君君臣臣，此乃朝纲，不可乱也。观古之拥兵作乱者，都是功臣名将，他们手握重兵，或因受人挑唆，或因利欲熏心，起兵造反，导致国家分裂，生灵涂炭，骨肉相残。所以宋太祖说：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？臣以为，御座之旁亦不容他人平坐。”

皇太极点了点头，在心中重复道：好一个御座之旁不容他人平坐！但他仍然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。宁完我硬着头皮继续讲着：“那么，如何分？昔汉高祖灭异姓王而封同姓王，临死前，率众大臣对天盟誓：非刘氏而王者诛之。他以为天下之王皆为刘氏，便可高枕无忧了。詎料他死后，便有吴王刘濞以清君侧为名，发动七王叛乱，国家险些再度陷于战乱。汉武帝并未废同姓王，搞了个推恩令，即在封中再封。将朝廷之恩推及诸王的子孙，在各王的封地内大封他们的子孙，把原来各王的领地封得个七零八落，大大削弱了



诸王的实力，使之再也没有能力造反，这就是分。奴才入金以来发现我大金国体尚未完备，内阁未设，六部未置，各自为政的现象十分严重。一国之内，因不同旗，事虽雷同，处理的结果却不一样。奴才以为，这正是分的最好时机，汗王可借完善国体之名，行分权之实，多置官吏，也可搞内阁六部，甚至可以考虑设汉军旗。将来汉军多了，也可设汉军八旗。总之，通过分权要逐渐达到朝纲独断、南面独坐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大一统的局面。”

皇太极露出了微笑：“我国国体确要逐渐完善，眼下可先颁布统一的政令，然后在各旗中提拔一批大臣。”

“汗王英明。大典之日擢升官员，顺理成章，被擢升之人定会感汗王知遇之恩，以死相报。”

皇太极兴奋地站起：“今日考问你非常出色，我喜欢直言不讳、坦诚相见之人。今后奏对切不可云山雾罩，故弄玄虚。一些汉臣的奏章往往是先来一通歌功颂德的屁话，说了半天也没说到正题，我一天日理万机，哪有功夫看他们那些臭文章。至于分权一事，需慢慢来，所谓欲速则不达，懂吗？”

“奴才明白。”

“今天，咱们就到这。”他命亲兵，“带宁完我到希福和文程先生处报到，与他们共同筹划大典事宜。”

宁完我走后，皇太极惦记着宁完我今夜必晴的推断，一直到亥时还在批阅奏章。亥时刚过，就听窗外风起，不大功夫，雨停了，天空出现了星星。皇太极暗暗吃惊，这个宁完我果然有些本领，还真叫他说着了，此人确实可用。

接下去一连十几天都是好天气，九月初一更是天高气爽，艳阳高照，登基大典在大政殿准时举行，大典之隆重自不必说。皇太极率众大臣祭拜天地后，进入大政殿，发表了他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圣谕。大典之中他已正式改口称朕：“先汗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伐明，大败九部联军，七大恨告天，攻下抚顺，然后是重创明军于萨尔浒，紧接着便是陷铁岭，破开原，灭叶赫，下辽沈，开疆拓土，建煌煌之伟业，其功与日月同辉，其德当万古流芳。朕受众贝勒拥戴，忝居汗位，深感责任重大，连日来朕冥思苦想，如何才能将先汗开创的基业发扬光大？记得大金开创之初，先汗问众贝勒大臣等以治国之策，朕曾以《三国》喻当时事，提出残明联蒙之策，为先汗赞许，一以贯之至今。十年中，残明大见功效，我们已进入辽东，时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世异则事变，时变则易俗。辽东

为汉人之地，大金国中汉人日众，用文程先生的话说，我们现在是以一驭百、驭千。大金国内的汉人一天不顺服，我们就一天不得安宁，而要想使汉人服，光靠杀不行。治汉人如同驯马，驯马鞭子是不可少的，但光靠鞭子不行，你必须善待它，它才能听话，才能任我们驰驱，才能与我们共生死。否则，总是尃蹶子，还如何冲锋陷阵？从现在始，我们对汉人的策略要转，要变，要恩威并重。对普通汉民要安抚，对主动来投的明国官员和辽南生员们要善待，用两个字来概括：优汉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让汉人们安定下来。

重骑射乃女真之良俗，所以我们才能无坚不摧，无往不胜。曹操批评儿子曹彰好武是匹夫之勇，未免太过。但我们族人不重读书实是一大陋习，是恶俗，必须要改，这叫易俗。朕要求诸贝勒大臣从今后都能用心典籍，率先倡读书之风。只有读书方能明礼、知义、多智，方能更好地教化百姓。

残明、联蒙、优汉、易俗，八字方略是朕今后治国之纲，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。今后，我等所作所为均不能与八字方略相悖。吾等一定要同心协力，完成先汗未竟之宏愿——定鼎中原。”皇太极声音本来就洪亮，御座顶上是拢音的藻井，听起来如同金石之声，自有一种令人震撼的威力。

“先汗曾说过，吾既征明，岂容中止。故征明灭明是我等第一要务。但征明绝非易事，宁远受挫，形势骤变。朝鲜一改平时中立的态度，投怀送抱，又与明勾结在一起，现陈兵江上，随时准备配合明军犯我。蒙古喀尔喀部也倒向了南朝，林丹汗更是虎视眈眈，妄图重温成吉思汗的美梦。毛文龙与登、莱、天津水师不断从海上进行骚扰，袁崇焕正逐渐向东推进，熊廷弼的三方进剿方略已经成为现实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故征明必须要有一支军纪严明之师，若各自为政，不相为援，便是一盘散沙。朕今天要严申号令，各旗将士要统一步调，不得擅自为政，尤其不得烧杀奸淫，要敬天爱民，不得残害百姓。朕之执法从来公正无私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尔等要谨记之。”说到这，他用威严的目光扫视大政殿一周，发现阿敏和莽古尔泰的脚尖踉了几下，脸上露出了一些不自然。

“先汗初定辽沈，恐不轨汉人作乱，故令旗汉同屯居住。如今我大金在辽东已根深蒂固，大多汉人皆已诚心归顺，故朕今天要颁布新令，旗汉要分屯居住，汉人每十三户为一庄，从十三户中选出贤能者为庄主，由汉人管理汉人。”



皇太极话音刚落，下面就是一阵叽叽喳喳。皇太极喝道：“尔等休要议论，朕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旗汉一分，有的人便无汉人可以驱使了。怀此杂念者，乃鼠目寸光之辈。朕早在少年时，便对虐待阿哈深恶痛绝，更何况是民户。先汗虽再三强调不得任意驱使汉民为役，但因满汉同村居之，却很难禁止。今令满汉分屯居住，便可断绝有些人的恶行。如此，汉人之心必顺，民心顺，百业必兴，百业兴，国必大治。”

李永芳、吴守进、范文程等汉官一齐跪拜：“汗王此举，上顺天意，下附民心，必将得到汉人的拥护，臣等替大金国中的汉民叩谢汗王。”

皇太极道：“旗人也好，汉人也好，都是我大金国子民，朕要一律平等待之，务求做到旗汉一体，同心同德。”皇太极手向外一指，高声命道，“宣宁完我进殿。”

宁完我已被带到宫门口等候，在侍卫的引领下，从容走进殿中，在汗王御座前跪倒。众人面面相觑：宁完我？何许人也？

有的人认识：“他是萨哈廉的一个包衣。”

“噢！原来是个奴才。”

“宣一个奴才进入大殿干什么，这是他能进来的地方吗？岂有此理？”

皇太极却走下御座，来到宁完我跟前，亲自将其搀起，众人更是惊讶不已。皇太极道：“也许有人要问，宁完我，何许人也？宁完我，一汉人尔，而且是个奴才。但朕今天要告诉大家，宁完我满腹经纶，胸有大志，乃南朝举子，是个奇才，归顺我朝以来，忠心耿耿，朕岂能让这样的人才埋没蒿莱，朕要破格使用。宁完我。”

“奴才在。”

“朕任命你为大金国的巴克什，与文程先生、希福、达海等共值文馆。”宁完我听罢，激动不已，尽管他平日放荡不羁，以超凡脱俗自居，但此刻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：“谢汗王隆恩，奴才定要为大金国竭尽全力，死而后已。”

皇太极道：“奇怪吗？不奇怪。武丁时的著名宰相传说是个奴才，姜子牙是个渭水渔翁，孔明乃山野村夫，齐桓公时也有个姓宁的叫宁威，是个放牛的，齐桓公发现他是个人才，当即封了官，重用了他。文程先生，此典大概叫齐桓公举火爵宁威，对吧？”皇太极讲起话来时常引经据典，一些旗人如听天书，可一些汉官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倍感亲切。

“古往今来，凡能成大事者，必先礼贤下士，敬重人才。古人道：得民心者得天下，朕觉得还应补充一句：得人才者才能坐稳天下。朕今天就是要为大家作个表率，今后不论旗汉，不论尊卑贵贱，只要是出类拔萃者，均可量才而用之。我大金国猛将如云，文臣却屈指可数，以至许多国事虚悬，文程先生，你们文馆可仿照南朝之制，拟定我大金的科举之法，先颁布下去，待时机成熟我们也要开科取士，这样，一可收那些士子之心，二也可为国培养和选拔人才。”

皇太极的一番治国宏论，令众人大开眼界。代善心想：治国非八弟莫属，看来我们爷仨没看错人。

莽古尔泰心里嘀咕：这个老八真有两下子，比起父汗来还要高上一筹。

阿敏却是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样子，正在盘算着自己的出路：汗王已经驾崩，大金国谁能奈我何？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心惊胆战，如履薄冰了。

皇太极接着说道：“我大金国能有今天之强盛，一是先汗的成功开创，二是赖众大臣的忠心辅弼，朕今天继承汗位，不敢忘记众大臣浴血奋战之功。希福，宣朕旨意。”

希福出班高声宣道：“奉天承运，汗王诏曰：着命正黄旗纳穆泰、镶黄旗达尔哈、正红旗和硕图，镶红旗博尔晋、正蓝旗拖博辉、镶蓝旗固三泰、正白旗喀克笃、镶白旗车尔格等为八固山额真，总管各旗事务，参与国政，与诸贝勒同坐共议。着命正黄旗拜音图、楞格礼，镶黄旗伊逊、达珠瑚，正红旗布尔吉、叶克舒，镶红旗武善、绰和若，正蓝旗屯布鲁、萨壁翰，镶蓝旗舒塞、康克赉，正白旗莽阿图、阿山，镶白旗武拜、萨木什喀等为各旗佐管大臣，协管本旗旗务，负责刑讼。着命正黄旗巴布泰、霸奇蓝，镶黄旗多诺依、杨善，正红旗汤古岱、察哈喇，镶红旗哈哈纳、叶臣，正蓝旗昂阿喇、觉罗色勒，镶蓝旗穆克坦、额孟格，正白旗康古哩、阿达海，镶白旗图尔格、伊尔登等为调防大臣，掌出兵驻防，军中刑律。钦此。”

先是八大臣，后是十六位佐理大臣，再后是十六位驻防大臣，四十个人依次上前谢恩，三大贝勒亦喜笑颜开，他们见自己的爱将得到提拔，颇感欣慰，殊不知皇太极的这一着，已砍向了他们手中的权柄。

御旨宣读完毕，正所谓皆大欢喜，皇太极右手一挥：“开宴！”



第三十二回 开和谈各怀心腹事 征朝鲜阿敏恋奢华

显佑宫秘笈载：天命十一年，袁崇焕派李喇嘛吊丧，并贺新君即位。上以礼待之，遣使回访，欲开和谈。天聪元年正月，派阿敏率兵征朝鲜，大军所向，朝鲜君臣俯首。阿敏恋平壤宫殿之奢华，欲滞不归，众贝勒力劝，方回师。

阿敏烧头七没去一事，皇太极未动声色，众贝勒谁也没说什么，当然也就不了了之。于是，阿敏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，他时常借故不参加朝议，带着亲信到镶蓝旗防地巡视，拉拢属下，培植党羽。他一直在盼望着能独自带兵出去打仗，到时，便来个困龙入海，有去无回，实现阿玛生前拥兵自立、独霸一方的梦想，这个机会终于来了。

努尔哈赤驾崩，蒙古各部纷纷派来使者吊唁，可大金国谁也没想到袁崇焕竟然也派来了使者，侍卫来报时，皇太极惊呆了：“他们现在在哪？”

“已到了怀远门外。”

“来的都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为首的是李喇嘛，还有几个官员，一个是都司傅有爵，另一个叫田成，一行共三十四人。”

“这个袁崇焕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他炸伤了父汗，现在想学诸葛亮吊丧？真如庞统所说，这不是欺负东吴无人吗？”此事非同小可，他立即吩咐，请众贝勒众大臣速来议事。

众人刚下朝不大工夫，现在又被传了回来，纷纷猜测：准是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情，否则汗王不会如此着急。众位正议论着，皇太极从内室走了出来。

莽古尔泰道：“汗王，出了什么事了，火燎屁股似的？”

“燎屁股？朕看是烧眉毛了。”

“怎么？袁蛮子要发兵来战？”

“发兵他现在不敢，但今天他派人吊唁来了。”

众人几乎是异口同声：“啊？”

莽古尔泰眼睛瞪得溜圆：“什么？袁蛮子派人吊丧？黄狼子给鸡拜年，这个王八蛋，成心耍笑我们，杀了他们。”

众人听罢也都是义愤填膺，纷纷喊着：杀了他们，给先汗报仇。

皇太极道：“杀谁？你们知道袁崇焕派来的是谁？”

“谁？”众人齐声问道。

“是李喇嘛。”

众人一听，都泄了气。

“文程先生，你以为应如何处理此事？”

范文程道：“自古两国交兵，不斩来使，为何？使者可相互传递消息，若杀了使者，就断了一条知彼的途径。臣以为袁崇焕派人前来，意在探我虚实，我们应将计就计，麻痹他们，以达到我们的目的。”

莽古尔泰问道：“如何将计就计？”

“正如汗王在登基大典时所言，我宁远受挫以来，形势骤变，朝鲜竟公然与我为敌，陈兵江上，且不遗余力地资助毛文龙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朝鲜之患必须尽快解决，一定要拔掉身后这把刀子，撕破袁崇焕的三面包围，这样，才能全力对付袁崇焕。今天，我们要摆出一副与南朝和好的样子，要谈，要拿出诚意谈，在谈的过程中悄悄发兵朝鲜，待南朝知晓时，朝鲜已为我平定矣。”

皇太极笑了：“诸位以为如何？”

莽古尔泰道：“好你个范文程，花花点子就是多，我看就依范先生所言，跟他们好好谈。”

阿敏见机会终于来了，站起来说道：“汗王，臣请率兵征朝，定要杀他个心服口服。”

皇太极心想：你去正好，也好进一步暴露你的分裂野心。他微笑道：“那就有劳阿敏兄了，不过，请阿敏兄记着，我们征朝是要使之归顺，而决不是灭掉他们，最终还是要以朝治朝，所以一定要掌握分寸。”

“臣明白。”阿敏装作非常顺从的样子应道。



“文程先生，你率人迎接李喇嘛，于城外找一洁净处安顿之，要盛情款待，明天，朕要亲自出迎。”

这个袁崇焕的确精明得很，他派来吊丧的核心人物李喇嘛，是位大金国不得不接受的人。原来，藏传佛教喇嘛教中的黄教，是流行于藏、蒙、女真地区最重要的教派。努尔哈赤平生笃信喇嘛教，赫图阿拉城的地藏寺敬奉的便是喇嘛教。这位李喇嘛今年六十八岁，与汗王同龄，在蒙古、女真一带颇有威望。天命元年正月初一，他应汗王之邀，赴赫图阿拉参加大金国开国大典。以后便经常到大金国来弘扬黄教教旨，和大金国的上层人物熟悉得很。如今，他在觉华岛修行，住持在大龙宫寺，与祖大寿甚密，这次入金，正是由祖大寿推荐。

第二天清晨，沈阳城钟楼大钟敲响，怀远门城门大开，八旗将士分列道旁，皇太极率文武大臣一行二百余人，来到城外。李喇嘛已在城外恭候，他深深一躬：“贫僧惊闻先汗崩殂，不胜悲痛，今受袁巡抚之托，特备奠仪杏花村酒十坛、蟒缎十匹、白梨十筐、马二十匹、牛羊各二十头和烛金五百两前来吊唁。”

皇太极还礼道：“俗家弟子爱新觉罗·皇太极恭迎李喇嘛，并欢迎上国使臣光临。先汗驾崩，蒙李喇嘛及上国使臣屈尊，皇太极与众兄弟不胜感激。”众贝勒发现，皇太极在与李喇嘛的对话中没有称朕，气得莽古尔泰直晃头。

李喇嘛等人都是第一次来到沈阳，进入怀远门后，但见八旗兵金盔铁甲，威风凛凛，刀枪闪亮。沈阳城虽然不如北京那样宏伟壮丽，却也是红墙黄瓦，钟鸣鼎食，桂殿兰宫，飞阁流丹，气派非凡。随同李喇嘛前来的傅有爵、田成等人先是见皇太极高大魁梧，相貌堂堂，已生了几分怯意，现又见沈阳城颇有皇家的威严，更是暗暗吃惊：鞑子们成气候喽。

使者们到努尔哈赤灵前祭奠，然后到大政殿贺新汗即位，接下来便是皇太极在大政殿大摆宴席。宴席上，山珍海味，龙肝凤胆，极尽铺张，令傅有爵、田成等人目瞪口呆。再往下的安排是三天一小宴，五天一大宴，闲暇时便令范文程陪同他们到军中巡视，使者们连吃带看，大开眼界，得出的结论是：金国实力之强大，足可与大明争雄。

一个月后，使者们返回宁远，皇太极回赠袁崇焕一峰骆驼、五匹马、二十八只羊等，派方吉纳、温塔石等人为使者随之回访，并修书一封以示和好，